

亲亲我的阳光

蒋静波

一直以为，阳光是寻常的，就如江河之水、大地之草。可是，最近两个月，阳光却成了苏浙沪一带的稀缺资源，天天除了下雨，下雨，还是下雨……在绵绵不绝的雨中中，一张整月几乎每天标满“雨”字的气象预报截图配上“如何拒绝一个人？等天气好了再说”的文字被网友们刷屏。

天空阴沉，地面潮湿，行人撑着伞，汽车过处，水花一片。热爱户外运动或短途旅游的人们，困在家里，望雨兴叹；积水成洼，天气阴冷，农作物生长缓慢，甚至烂根，应季作物无法及时播种，农民们愁云满面；春到人间，人们依然冬衣裹身，原本已是桃花初绽时节，梅花依然挂在枝头。家里的湿衣服张灯结彩，只能用空调吹干。衣服烘干机成为热销商品。人们烦躁着，抱怨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见到阳光。

2月19日那天，正逢元宵节，上午难得雨歇，人们比过大年还要欣喜，呼朋唤友去户外走走看看。这段时间以来，除了春节到长辈处拜年，其余时间，我不是窝在家里就是待在单位，身心早已憋闷得慌。趁今日，我请了假，像一只出笼之鸟，和朋友一起去新建村赏梅。到了新建村，只见人们像赶闹市般，三五成群从四面八方涌来。从口音上分辨，不少是来自上海、绍兴、杭州等地的游客。山路潮湿，并不影响人们踏青、赏梅的兴致。在红梅遍野的一个个山头，人们拍照、嬉戏，充满了欢声笑语。我心里暗想，此时此刻若有阳光照耀，天空将更蓝，红梅会更艳，树林也更绿，该有多好。

2月26日，虽然气象预报也是雨天，但出乎意料，到了下午，流浪的太阳竟回来了，露出了久违的笑脸，大地镶上了耀眼

的金边。女人们以隆重的仪式迎接太阳。一扇扇窗户打开了，家家户户的阳台上、庭院里、过道中，挂满了一件件衣服，晾出了一条条被子。我高高挽起袖管，洗起平时积下的堆成山状的衣服。妹妹们发来了视频，她们也忙着洗洗晒晒。

在太阳的凝视下，地面干了，衣服干了，被子热了。“砰！砰！砰！”邻居阿婆戴着口罩，举着藤拍，轻轻地拍打着被子。我见状也找了一个羽毛球拍，拍打起晒在阳台上的被子来。房前屋后，响起了有节奏的“砰！砰！砰！”的声音，被子上扬起的浮尘在阳光下无处藏身。我和阿婆相视一笑。

想起许多年前，在一个个充满阳光的日子里，奶奶总爱在阖门的道地上搭起两个三脚架，中间架一晾竿，将被子挂在晾竿上，被里朝外，晒了这边，又晒另一边。奶奶喜欢挥着那个黑里透红的藤拍，戴着口罩和帽子，一遍遍拍打被子。其间，奶奶背朝阳光，坐在藤椅上，戴上老花镜，做着针线活。直到阳光将她和三脚架、被子的影子越拉越长。晚上，当我钻进蓬松、柔软的被窝里，在弥漫着阳光味道的棉被中进入梦乡，那份温暖、甜美和舒适，永久难忘。

只要不是夏天，对于晒被子、晒衣服、晒家什，甚至晒书之事，奶奶总乐此不疲。我问



东川红土地落霞沟

钱钢摄

奶奶，为什么这么喜欢晒东西？她笑着说：“总不能辜负日头吧。”

这一天，因为生活中增添了阳光，往日毫无生趣的情景一扫而光。行人彼此间互道一声“有太阳真好”，此刻，他们对阳光充满了感恩。往日冷清的公园突然热闹起来了：牙牙学语的孩子被年轻的妈妈抱了出来，接受阳光的沐浴；老人们眯着眼，坐在石凳上，或聊天，或下棋，或在健身器材上摆摆腿，扭扭腰；戏园爱好者们选一个角落，忘情地吹拉弹唱。玉兰花悄悄地绽放着纯美的笑靥。

路过近郊，一大片蔬菜大棚的棚布已被掀开，农作物迎着阳光努力生长，一位农民握着锄头在大棚内松土；两位农民在各自的田里赶种着马铃薯；一辆卡车停在路边，十来年轻人正往车上装运树苗；一群山羊在田野悠然吃草；孩子们在路边放着风筝。

有阳光的日子，一切都闪亮起来了。

疏影含春雨更幽

小山

江南自古多梅。自南北朝诗人陆凯“聊赠一枝春”给范曄之后，梅花几乎成了江南冬春之际的代表物候。北宋奉化人林和靖在杭州“梅妻鹤子”，吟出“疏影”“横斜”之千古佳句，让梅与江南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固了。

时至今日，梅花依旧牢牢占据着冬春之际江南第一花的位次。每个稍大一点的长三角城市，几乎都有久负盛名的赏梅胜地。苏宁杭不论，单单宁波，就有北仑九峰山、奉化南岙、江北慈湖等多个规模宏大的赏梅好去处。在城区，喷火霞般盛大绽放的红梅同样随处可见。

赏梅最好有雪，似乎成了定论。一些流传千古的梅花诗，总和雪联系在一起，如唐朝张谓的“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北宋方岳的“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以及北宋王安石的“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都是如此。而南宋卢梅坡也因为下雪，写出了“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这样的千古佳句。不过，这些诗人所吟咏的，都是开白花的江梅。

关于红梅与白雪的文学画面，印象最深的是《红楼梦》中宝玉“访妙玉乞红梅”片段。该回的半个标题“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就极美，寥寥八字，把一个童话般的美丽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书中借宝玉之眼描绘了栊翠庵的美景：

“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闻得一阵寒香扑鼻，回头一看，却是妙玉门前。栊翠庵中有数十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好不有趣。宝玉便住了脚，细细地赏玩了一回。”

后来，宝玉在联句大战之中落第，被李纨罚去掬翠庵取红梅，大家都夸李纨罚得又雅又有趣。宝玉“不求大士瓶中露，为乞霜娥镜外梅”，顺利向妙玉讨到了一枝二尺来高五六尺长的红梅回来，大家非常喜欢，赏玩不已。

江南见雪不易，逢大雪而又遇梅开，更不易，但雨还是不少的。昨日偶然读到宋朝诗人胡仲弓的一首《雨中赏梅》，曰：“顽云痴雨霸春寒，李白桃红总失欢。试问东君因底事，却来花上作艰难”。不觉莞尔，这头一句，简直太贴合当下江南的天气了。

去冬今春，不是阴，就是雨，且雨

居多，十二月晴了两三天，一月晴了五六天，而二月，只在大年初二见过蓝天白云。看天气预报，这个月是没希望见太阳了，果然是“顽云痴雨”霸江南，而且还不知道会霸多久？这种天气之下，不需要太阳照射才能开的花也开不了了，还有些植物因为长时间阴冷潮湿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害，的确是“却来花上作艰难”。

不过，对于梅花来说，凄风冷雨却也不算不上啥，它们本来就是“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而且，雨中之美欣赏起来还别有韵味。

新入住的小区，虽是十年前建成的，但园林设计得非常不错，配置了不少梅花，且多为上了年头的老梅，形态很好，有红有白，红的多为朱砂梅，数量最多，白的只江梅一种，配置少些，估计是怕色彩太冷。它们或从植成片，或一棵风流，或墙角横斜，或临水弄影。这段时间正值盛花期，到处红红与白白，出门就能“闻香、看花”，赏梅从未如此方便，和梅花可谓“晨昏忧乐每相亲”了。

雨中赏梅，是这个季节的赏心乐事。凄风苦雨的天气里，小区尤其安静。我常常一个人，撑着伞，背着相机，走在湿漉漉的幽静小道上，听着细雨在伞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在梅树边久久徘徊，闻着阵阵暗香，赏着秀丽姿容，心仿佛被熨帖过一样，有一种宁静的舒坦和快乐。

相比于雪中红梅的对比鲜明，蓝天下江梅的洁白素雅，雨中红梅有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灵秀之美。花期较晚还在含苞的梅树，稀疏的枝间常会挂着很多小水珠，一颗颗晶莹剔透排列有致，和胭脂点点的梅苞正好一红一白，相映成趣。而花到最盛期的梅树，那一树娇艳的繁花，久经雨水的滋润，更显容光焕发，风姿迷人。

走近了细品，一些细节也让人动容。梅树那遒劲的树干，因为雨水，显得黑乎乎的，水油油的，好似书法家饱蘸浓墨写下的厚重一笔。而看单朵梅花，红红的花瓣上滚着水珠，精致的蕊间含着雨露，清雅、纯净、美好。水是生命之源，雨更是美学大师，它们和花的缠绵、交融，演绎出的一幅幅图画如此美妙绝伦。

“篱边一树最佳处，半在冥蒙烟雨”中”。因为有梅花，在这样一个阴冷潮湿的春寒季节里，心有所寄，美有所赏，心也就无比安定了。

□诗歌

消弹了我的游兴
仿佛老僧入定
到了三漆，那平缓的瀑流
似在弹奏一首叮咚的歌
水流潺潺，叮叮咚咚
稍稍平坦，六百多米沿溪石径
水流潺潺，叮叮咚咚
到了三漆，那平缓的瀑流
似在弹奏一首叮咚的歌
水流潺潺，叮叮咚咚
稍稍平坦，六百多米沿溪石径

游览从顶往下
像垂暮的老人回顾人生
一页一页往前翻
俯视着下落的瀑布
一眼到底
途经刘伯温观瀑台
很难想象这位智者
进退之际的澎湃

很多下山的台阶
弯弯曲曲，陡峻峭峭
不知不觉得过了一漆
二漆，竟然回首
似乎连在一起的三叠瀑布
还真有银河落九天气象
水流潺潺，叮叮咚咚
稍稍平坦，六百多米沿溪石径
水流潺潺，叮叮咚咚
到了三漆，那平缓的瀑流
似在弹奏一首叮咚的歌
水流潺潺，叮叮咚咚
稍稍平坦，六百多米沿溪石径

今年元月中旬，赴台州参观温岭千年曙光园，瞻仰千年曙光碑，有感以诗记之。

小诗两首 塔山野佬 千年曙光碑

两面高耸的墙柱
左高右低，像双桅的船帆
其间参差，隔
由不锈的帆桅交织
牵拉在一起。光线
从缝隙里透进去，又散了出来
时轮翻转，千年更替
赋于一种偶然，一种永恒
瞬间的定格，竖起标高
瞻仰，达到十九年
更为从容随意

陈莉萍

正月里的首场演出献给了浙江南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据来车站接我的村民张师傅说，这场演出是为他们村新落成的宗祠而举行的。

众所周知，“宗祠”即“祠堂”。不知为何，小时候，要是让我举出一个萧索、阴森的地儿，首先便会想到祠堂。许是影视剧看多了，总觉得祠堂是封建威权的象征，它守旧、落后、排外，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不良之物。

后来，因职业之故，我有机会随剧团去农村参加一些祠堂落成的庆典演出，几番接触，慢慢了解到，祠堂作为一种古老的纪念性建筑，是华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祠堂萌芽于几千年前的夏商周时期，到宋代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明、清时期发展到高峰。从建筑本身来看，祠堂的灵牌、碑文、门楼、匾额、题铭、楹联等，带有鲜明的宗族文化特色，而建筑结构以及木雕、石刻、泥金、彩绘等工艺，处处显示着先民的艺术水准和智慧。

据说，早期一些祠堂还附设书院，具有文化传播功能，于是它也成为村落文化中心、民间文化传承场所。而在“祭祖”“联谊”等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更是对同宗文化、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追求。

车站距离演出村庄有个把小

时的路程。汽车奔驰在公路上，一如张师傅欢快的心情。

“看到了吧，我们这里几乎村村建有祠堂！”指着车窗外掠过的大小、新旧不同、形形色色的祠堂，张师傅兴高采烈地与我攀谈起来。

从张师傅口中得知，我此番前往的演出场所，就在他们村子刚刚落成的祠堂内，那是一座占地逾十亩，投资超千万元的豪华宗族祠堂，由村里二百来户人家合力捐款兴建，目前当属张师傅所在村落周边区域最豪华的祠堂。

“听先行的同事说，你们村地处僻远，村子不大，后生们大多外出谋生，平日里只剩下老人留守。耗巨资建造这么大一座祠堂，有必要吗？再说，在我印象中祠堂似乎还有点迷信色彩……”看张师傅心直口快，我亦不惧口无遮拦。确实，这些年当地大兴祠堂，而且越建越奢华了。

“呃……迷信倒不见得，我们这一带比较讲究宗族观念，筑建祠堂，为的是寻求一种信仰和寄托，也出于对祖先的敬重和缅怀。至于攀比嘛，嘿嘿……不能说没有……眼看周边的祠堂越造

越好，我们自然不甘落后。不过，我们建祠堂，不花政府一分钱，全是村民们自掏腰包。这次我们村出资最多一户人家高达80万元……”张师傅朗声说道。

一阵噼里啪啦、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打断了我们的聊天。张师傅说，白天的演出结束了。按惯例，无论白天、晚上，演出前后，祠堂外必须鸣炮示庆。说话间，车子已经驶进村里，只见村口张灯结彩、条幅高挂，看戏的人个个面露喜色，正从前方祠堂内密集而有序地涌出……

尽管对张师傅口中祠堂的宏大规模心里有所准备，可眼前这座祠堂的豪华和美观，还是令我瞠目——占地近万平方米，地宽基平，依山依水，整栋建筑包含有门前广场、天井、享堂、寝堂、辅助用房、戏台等等，无论形式还是布局，体现出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和审美趣味。

“正月里又喜逢祠堂落成，这些天，我们村家家户户没有不摆上个三圆桌的，十里八乡的亲朋好友都赶来观祠堂、看大戏，真正闹热、旺气、体面极了！”执意陪同我一块参观的张师傅，不时

向我诉说他的幸福。

看着美轮美奂的祠堂和乡亲们幸福的笑脸，我陷入了沉思。毋庸置疑，祠堂作为一种特色鲜明的中国民间建筑，它以自己独特的存在诠释着时代文明，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和历史遗存。为此，保护祠堂、传承乡土宗祠文化，也是保护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不可否认，祠堂曾经也是封建宗族势力施威的舞台，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物化象征。

这些年民间重修、新建祠堂之风再度盛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具体表现。但如何正确把握祠堂文化的实质和内涵，用科学文明的方法剔除封建糟粕，使其成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阵地，更好地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相契合，亟待引起大家的关注。

“过了正月，小村又将恢复往日的宁静。偌大的祠堂如果闲置起来，岂不成为一种摆设？其次，建造祠堂是否加重了部分村民的负担？会不会因出资多少而造成村民间的分歧，甚至以此来决定村民在村中的话语权？还有，祠堂的兴建，会否令族人与族人、宗族与宗族之间产生盲目炫耀攀比的思想，促使封建宗族意识复苏又抬头？还有还有……”曲终人散，走进空无一人的祠堂演出厅，站在可容纳1500人次观演的戏台下，回望意兴盎然的张师傅，这些话我终究没有问出口。

快乐的电瓶置换员

方颖谊

大年初四，气温蛮低。舒心地聚完餐，我搭一朋友的顺风车至小区外。

一下车，一股寒气立马袭来。我缩了缩脖子，抬眼望望街道两边，发现往日热闹的景象不再。周边几家美发店、饭店、足浴店、羊绒衫店、五金装饰材料店、烧烤店和一家私人牙科诊所，均已歇业。只剩下一家烟杂店还在营业，店里透出的微弱灯光和街边昏黄的路灯，形成了一幅难得一见的冬夜寂寥图。

街上，人、车稀少。突然，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瞧见行道树边一个似在忙碌的身影。慢慢走近，发现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正弯着腰，低着头在给一辆黄色的小溜共享电动车更换锂电池。行道树的另一边，还零星地停放着三四辆共享电动车。我停下脚步，悄悄地看着他忙碌。

一会儿工夫，他就麻利地把这几辆电动车的锂电池全部换好了。换下来的那几只旧锂电池，被他一一放进一只大的塑料筐里，整齐码好，随后一用力，轻松地放在了他开来的那辆电动自行车踏板上。这时，他伸直了腰，掏出手机，划拉起手机屏幕。我猜想，他在查看下派的下一个单子……我走过去，看清了他——四方脸，大眼睛，中等身材，二十六岁。

“这么晚了，这么冷的天，小伙子还在加班？”我好奇地问。

“是呀！工作嘛！这不算啥。”他侧身看着我，快乐地说道。

“现在已经晚上八点多，要工作到几点啊？”

“还需要做几单。”他触摸着手机屏幕，“今天忙得够呛，其他人都回家过年去了。”

据小伙子介绍，平日里总共有15位电瓶置换员，过年只剩下了他和另一位同事加班。

“谢谢，我不抽。旺季时，一个月可以挣到上万元。”他笑道，“我们这一行比送快递挣得多，时间上也稍微自由一点。”

“小伙子老家在哪里？过年不回家，家人会惦记呀。”

“俺是山东临沂人。母亲打过电话了，我说今年不回去了，多赚点钱。让她多保重身体。呵呵！”

“春节待在宁波，可能会寂寞一点。但省去了一些路费花销……”

“是呢！去年回家，我怀揣了5万元钱，结果全部花光了哈！”他直爽地说。

“估计是压岁钱花了很多哦？”

“嗯！俺们家兄弟姐妹多，下面的侄子女外甥外甥女也多。我还没有像宁波这里给的那么多，每人包了个两百元的压岁钱红包。这就差不多花去了一半。再给父母长辈送些礼，请老家的朋友、同学聚聚，七七八八，就没有了……”

“山东是个好地方呢。”

“山东有不错的景点，也是个人口大省。经济不能同浙江相比。我们老家虽说比宁波要大，但在其他方面要弱得多。”

“山东有驴。我品尝过驴肉。”

“对！我老爹以前就养过几头驴。但养驴的成本也很高，后来年纪大了，我就没让他继续养了。”

“驴肉，我们宁波平常买不到，价格挺贵的。”

“是的，俺们那里驴肉也要卖到五六十元一斤。山东煎饼，你吃过吗？也是我们那里的特色主食。它分好多种。正宗的，都是手工擀面做成的，一般很厚很硬，这样存放时间久。外地人一开始不习惯，咬了几口牙齿就会隐隐作痛，但过一两天就会舒服了。”小伙子蛮健谈，一口气说了好多。

“所以你们那里的人牙口都很好。”哈哈！

“下一单路远吗？”

“不远！就在苍松路那边。不聊了，哥，抓紧去做好，就可以回家看电视了。”他露出一口白净的牙齿，乐呵呵地跟我道别。

“慢点开，路上注意安全！新年好！”站在寒风里，我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